

故事迷丛书②

巧夺玉观音

•马天宝 主编

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故事迷丛书

巧夺玉观音

马天宝 主编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故事迷丛书(第二辑)

巧夺玉观音

马天宝 主编

*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福州东水路 76 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3.625 印张 79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

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95-1678-X

I·301 定价:3.6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范锡林

- 1 巧夺玉观音
- 34 千手神智取龙涎香
- 65 双玉钵
- 84 金刚刃

巧夺玉观音

范锡林

一、蛛丝马迹

清晨，远方驰来一匹马，一溜烟地进了刚刚开启的城门，直奔越州知府衙门。

这是从省城星夜兼程赶到的一位差官，他是来递交巡抚衙门发出的一份紧急文书的。

那紧急文书上只有一行字：速令章捕头赴省城协助破案！知府不敢怠慢，急忙吩咐：有请章捕头。

要说这章捕头，不仅在越州城无人不知，就是在江湖上，也颇有些威名。他练就一手铁弹功，那就是手中三颗铁球，百步之内，百发百中。曾经有一回，在一座石碑坊下，他拦截住一个盗贼，那盗贼不知他的厉害，亮出牛耳尖刀，想要顽抗。章捕头冷笑一声：“你的脑袋可有石头硬？瞧左边石狮子的左眼！”他手一扬，一颗铁球射出，砰的一声，牌坊左边蹲着的那只石狮子的脑袋上火花直冒，石屑飞溅。仔细看去，那颗铁球已经嵌入了石狮子的左眼，盗贼当时就吓瘫了。由于章捕头多年来不仅功夫好，而且为人侠义正直，秉公不阿，江湖上便送他一个尊号：“铁弹章”。

不片刻工夫，值班的差役把正在茶馆里喝早茶的铁弹章唤来了。那铁弹章虽已年近六旬，头发花白，但浑身上下无一点赘肉。他健步如飞，竟比那差役先到了知府的书房。

“老捕头，你来得正好。”知府对拱手请安的铁弹章说，“这里有巡抚衙门来的一道紧急文书。”

铁弹章看了文书不由一怔，问道：“要我去协助破什么案？”

从省城来的差官说：“报恩寺里一尊玉观音被窃了。”

报恩寺，铁弹章当然知道，这座寺庙是江南最大的寺庙，就在省城北门外，临湖倚山，四季香客如云。

知府插言道：“这尊玉观音，来历非同寻常，乃是高宗皇帝六下江南时，特意赐给报恩寺作为镇寺之宝的。它是当时宫中御匠们精心制作，用一块一尺来长的羊脂白玉雕成的。那观音有千手千眼，每一只手的姿态都不相同，玲珑剔透。在观音背后的焰光上还嵌了一颗绿珍珠，这颗绿珍珠一到暗处就会发出光来。”

铁弹章听了，不禁问：“如此一件宝物，是什么时候发现被窃的呢？”

省城来的差官说：“实不相瞒，这尊玉观音一直秘藏在报恩寺的报恩塔顶层中，只有寺中方丈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上塔顶烧香朝拜，别人连看也看不到。不料，就在前天，老方丈上塔顶时，却发现那尊玉观音连同紫檀木莲花座一起不翼而飞了。当时他一惊一急，便跌倒在塔顶，现在已是奄奄一息。这玉观音是先祖皇帝御赐之物，现在竟然被窃，作为地方长官的抚台大人也难脱这莫大的干系。所以，抚台大人令我赶来速请老捕头去帮忙破案。”

铁弹章问：“这塔中平日有没有守护者？”

差官说：“当然有，这塔中白天夜晚皆有练过武功的壮僧轮流守护。另外，这塔高七层，下面几层都有楼梯相接，面第六层与顶层之间无楼梯相接。惟有方丈上顶层去烧香时，才搬一长梯来；方丈下来，梯子就搬走，用铁链锁起。另外，进顶层的通道口平日里用盖板封着，盖板用铁锁锁着，可以说，就是连一只苍蝇也甭想飞进去！”

铁弹章沉吟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盗宝的是一位高手了？”

差官压低声音说：“据说盗宝的是小千手神。”

铁弹章一证：“我不信小千手神阿园会做这样的事！”

知府说：“老捕头，到底是不是他，你到报恩寺去看一看，就知分晓了。”

“大人说得有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动身。”

一到省城，铁弹章就让差官领着，直奔报恩寺。他先到禅房去看望卧在床上的老方丈。老方丈听说从越州请来了有名的老捕头，含着眼泪恳求：“这玉观音是我们佛门一宝，求你无论如何帮我们找回，拜托你了！”铁弹章安慰道：“老方丈，你别急，待我先去看看，也许会有办法的。”“好，好！”老方丈抖抖索索地从枕下摸出一把钥匙，交给铁弹章。

铁弹章由差官和寺中的住持僧陪着，来到报恩塔中。果然，上到塔的第六层，没有楼梯了。这时，几个僧人从下面搬上来一张长梯，铁弹章三步两步攀上长梯，用老方丈给的钥匙打开铁锁，登上了顶层。

只见这顶层里除了一个空空的佛龛，一张香案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再一扭头，他看到柱子上赫然有一个小小的白手印。

这小白手印，对铁弹章来说一点也不陌生。这正是小千手神阿园的标记，他每次出手必定要留下这么一个标记，就好像是拿了东西，一定要留个收条一样。难怪众人认为这个案子是

小千手神干的。

但是，阿园怎么会来盗取这么一尊玉观音呢？铁弹章知道，别看阿园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可他是非分明，善恶清楚，从不无缘无故随便出手作案的。他跟他父亲一样，要取，专取不义之财；要损，专损不仁之人。而这一尊玉观音乃佛门之宝，似乎不应该属于此类。铁弹章问道：“在这之前，守护的僧人，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”

住持僧懊丧地说：“在这前两天的晚上，好像听到上面有很轻微的响声，当时以为是塔顶上的蝙蝠。”

“这么说，这盗宝者是从塔外而直接进这顶层的了，这倒是容易。”铁弹章在塔上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仔细地察看着。他凭着那犀利的目光和多年破案的经验，很快就找到了几处痕迹，再对这些痕迹细细琢磨，心中便有了数了。

所以，当铁弹章来到巡抚衙门，见到巡抚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禀大人，据卑职查看，这盗宝的不是小千手神。”

“何以为据？”巡抚问。

铁弹章侃侃而谈：“方才，我在报恩塔上查看，在顶层的回廊木栏杆上，发现有几处深深的爪痕，这是鹰爪钩留下的痕迹。这说明，盗宝者是用鹰爪钩搭在木栏杆上后，从塔檐上一层一层地攀到塔顶的。”

“唔。”巡抚点着头，十分专注地听着。

“其二，这塔的顶层没有门，只有四个带木格窗的小圆洞。这木格窗都用铁锁锁死了，朝北的木格窗上的铁锁被硬生生地拧断了，壁上也被碰掉一块灰泥。这说明，盗宝者是先从木格伸手进来将锁拧断后，再从这圆洞里挤进来的。”

“这能证明这事不是小千手神干的吗？”

“能。大人有所不知，这小千手神阿园乃是天下第一侠盗

千手神的独生子。他身怀家传的两门绝技，一门叫千手功，出手快如闪电，且不露痕迹；一门叫白驹过隙功，是上乘的轻功。他不仅能在不大的缝隙间出入自如，而且身轻如燕，踏雪无痕。他若要上这塔，只需借助这层层塔檐，几个腾越就可如飞鸟一样跃上塔顶，根本用不着这鹰爪钩。至于打开这窗上的铁锁，在他看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，绝对不会用硬拧断铁锁的这种蠢办法。再说，凭他的身材和功夫，进这圆洞犹如穿梭，决不会将墙壁上的灰泥碰掉的。所以，我说这不是小千手神干的。”

“可是，这塔上却留有他的标记。”

“这正是盗宝者有意转移视线，嫁祸于人！”铁弹章慨然道，“大人，据我对小千手神阿园的了解，他虽说年幼，但一向遵奉其父的侠盗风范，讲究‘取之有道’，从来不做不仁不义之事。我断定，他决不会来盗这佛门之宝的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敢为他担保？”巡抚显然还不很相信。

“我敢担保！”铁弹章昂然应道。巡抚也看出了，这个铁弹章跟小千手神阿园的交情不同一般。

“那么，到底是谁来偷这玉观音的呢？”巡抚愁眉紧锁。

“大人莫急，只要请到一个人来帮忙，就能破这案子。”

“你想请谁？”

“请小千手神阿园。”

旁边差官插言，“听说他来无踪去无影，游迹不定，而且从不听人使唤，不受人支配，怎样才能找到他呢？”

铁弹章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这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二、顺藤摸瓜

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铁弹章突然得了重病，连江南名医叶

天士也束手无策，只说，赶快准备后事吧，没多少时候了。

这一消息不胫而走，茶馆酒店里的人都在叹息：“这老头儿是个好人哪，可就要死了！”

这两天，闻讯赶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，可是被他手下的人婉言挡驾在门外，说老捕头病太重了，经不起打扰。

可就在这天傍晚，铁弹章正合眼躺在床上时，却听得耳畔有人轻轻地唤：“章大伯，章大伯。”

一听这声音，铁弹章一挺身，从床上跳了下来，一把搂住那人：“哈，你终于来了！”

那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个子不高，鼻子有点翘，细眉细眼，还挺秀气的。他脑后垂一根辫子，衣冠楚楚，文质彬彬，穿一件布长衫，像是刚从私塾里放学归来的学生。他一见铁弹章这么利索地跳下床来，不由一怔：“章大伯，你没病？”

“哈，我是为你生的病呀！”铁弹章笑着说，“阿园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我进来很方便。你家的墙就这么高，窗子又没关着，看门的那几个人又老喜欢东张西望的，还拦得住我？哎，刚才你说的是为我生的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铁弹章说：“阿园，不瞒你说，我是有急事要找你，可又不知你在哪儿，便想到这么个办法，假装病得要死了。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孩子，听到这个消息就一定会赶来看我的。”

“好哇，原来你是在骗我，那对不起，我走了！”说完，他当真转身要走。

“哎，阿园，你不能走，你一走，你被人诬栽的罪名就洗不清了！”铁弹章急了，连忙喊道。

这一说，果然把阿园给叫住了。他回过头来，瞪大了眼，问：“谁诬栽我？什么罪名？”

铁弹章便把报恩寺塔顶上秘藏的御赐之宝玉观音被盗，塔里的柱子上留下一个小白手印的案情说了一遍。

“竟然有这等事，我可一点也不知道！”阿园气愤地说，“这是哪个该死的家伙干的？”

铁弹章说：“我在现场查看后，也断定这不是你干的。但是要洗清这清白之冤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我找到那个真正的盗宝者，夺回那件玉观音。怎么样？”

阿园思忖片刻，点头道：“太伯的话有理。好吧，我帮你一起去找这个假冒我名义的盗贼。”

铁弹章说：“那么，是什么样的家伙干这件事呢？这是一个善使鹰爪钩的人，而且说不定跟你有过什么关系。你想想看，你认识的人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？”

阿园沉吟了好一会，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一个人。一年前，我在省城，夜里经过一条小巷，听到一所旧屋子里有人在伤心地哭泣，便潜进屋去，原来是一个秀才和他的妻子对着躺在床上生病的孩子哭。我忍不住了，从屋上跳下来，说：‘孩子生了病，不去请医生，光哭有什么用？’那夫妻俩起初被我吓了一跳，但看我不像有恶意，又是孩子，就告诉我：不是不想给孩子请医生，而是傍晚时好不容易借来请医生的三吊钱，半路上被抢走了。我问：‘是谁抢的，为什么不去追？’那秀才说，傍晚时，他带着钱往回走，走到巷口时，突然从树上飞来一只鹰爪样的东西，一下子就抓住了他背上装钱的褡裢，把褡裢抓走了。他连忙叫喊，只见树上一个人影一闪，便不见了。说着，秀才还将肩头被抓的伤痕给我看。当时我可火了，将身上的银子全掏出来给了他们，让他们赶紧去给孩子请医生。从那以后，我接连几个晚上，像狸猫一样趴在城里的屋脊高处，留神察看。果然，发现一个家伙，使一只带绳索的鹰爪钩，攀树逾

墙，干偷盗的营生。我便跟在他后面，等他偷了东西出来，像影子一样贴近他，把他偷的东西换成些碎砖头、烂棉絮，并在他背上留下一个白手印。我还摸准了他住的地方，只要他一出来，就跟上他。就这样，搞了他好几遭，气得他嗷嗷叫。看来，也许就是这家伙了。”

“这人叫什么名字？”铁弹章问。

“听说叫飞爪蝙蝠。”阿园想了想，说，“这家伙很有些功夫，那只鹰爪钩百发百中，既是偷盗的工具，又是御敌的兵器。有一回，我亲眼见他被几个巡夜的兵丁碰上，他那只鹰爪钩施展开来，让那些兵都不敢靠近，轻而易举就逃掉了。不过那家伙好赌，一有钱就上赌场，不输光是不肯罢休的。”

铁弹章一听：“好，咱们明天动身去省城，就到赌场上去找他。”

聚宝堂是家并不出名的赌场，在南门的一条小街上，可今天这里的赌客不少。赌场里有一位瘦条个儿，长一尖尖脑袋的汉子，嗓门大，赌劲也大，满场子里只听见他喊：“我押七！”“我押八！”“买单！”“买双！”尽管已接连输了不少，可他似乎满不在乎，从怀里不断地掏出银子来。然而他却没注意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有一老一少悄悄地站在了他的身后。

这一老一少不是别人，正是铁弹章和阿园。他们这两天里跑遍了城里的赌场，没想到在这小赌场的角落里却发现了要寻找的目标。

当那家伙又一次把手伸到怀里掏银子时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原来怀里已经空空如也。他觉得不对头，因为他记得刚才还鼓鼓囊囊的，应该还有十几两银子的，怎么会一下子全没了？再低头一看，他的脸上骤然变了色，原来在衣襟上印着一只小小的白手印。“该死的！”他恨恨地骂了一句，懊丧不已地

苦着脸推开人群，就朝外走。

“怎么不赌了？”旁边有人问，“输光了？”

“妈的，被人算计了！”他不说被人偷了，因为他忌讳这个字。说真的，他已经被这个对头星算计了好几遭了，偏偏至今也没弄清楚，这算计自己的人长个什么模样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他垂头丧气地往回走着，别看他走起路来步履不稳，像病兮兮的样子，可真是追上他，平常人就得小跑才行。他专拣小巷走，每到要拐弯时，总要稍停一停，左右两边看看，听听，然后突然一拐弯。这家伙警觉得很呢。

到了他新近物色的一个隐秘住处了，这是一间躲在僻静小巷深处的旧屋。开门进去，他先用鼻子嗅嗅，没发现什么异常，便到床底下拖出一个破坛子，那里面藏着他这一回发大财剩余的银子。正当他伸手准备掏银子时，他的手停住了。

因为，他感觉到了，背后有人。他没等转身，右手到腰间一摸，猛地朝后一扬，一只鹰爪已经呼地朝站在门口的人影飞去。

要说这鹰爪钩，也是一件挺邪门挺霸道的兵器。用纯钢打成的四个弯钩，有人手指般大小，尾端用钢环相连，钩端尖锐无比，钩内侧锋利如刀。它像鹰爪，可抓可握，可松可紧，可远可近，用来抓、拿、勾、挂、扎、撕，十分厉害。对手若是被它碰上，不是被血淋淋地撕下一大块肉，就是扎出致命的四个深洞。

这站在门口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铁弹章。他当然知道这兵器的厉害，眼看这鹰爪钩要抓到他脸上，他身子往旁一让，险险躲过。噗的一声，这一爪正好抓在门框上，发力一拖，硬生生扯下一大块木头来，可见这一招真狠。与此同时，那飞爪蝙蝠已经转过身来了，他一眼瞥见铁弹章，知道来者不善。他以为多

番算计他，偷去他钱财，还挺神气地在他身上留一个白手印的，就是眼下这个跟踪到此的人，不由得牙痒痒的，恨不得一爪就把他的心掏出来。咔嚓一声，他立刻变了招式。这一招跟前一招不同，前一招是直射，这一招是横扫。铁弹章此刻境况很是不利，这鹰爪钩连同绳索，一扫就是一大片，而这屋子小，要退不能退，要让也难让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铁弹章手一扬，呼的地一声，一颗铁球脱手而出，直击飞爪蝙蝠的胸口。这一招是鱼死网破之策，也是不得已之法。果然，飞爪蝙蝠大惊，右手一翻腕，左手将绳索往回一带，那鹰爪钩半空中掉头，向上一磕，砰的一声响，恰好与那颗铁球撞个正着，撞得火星四溅。铁球被撞偏了，鹰爪钩也收回去了。

铁弹章手握铁球，飞爪蝙蝠手持鹰爪钩，都以一种一触即发的姿态对峙着。飞爪蝙蝠恼恨地吼道：“你是不是给我留白手印的人？我问你，你干吗老是跟我过不去？”

只听得脑后传来一个脆亮的声音：“他不是，我才是呢！”飞爪蝙蝠大吃一惊，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背后会有一个人，而且正用一枝不知什么兵器顶住自己后心。可怕的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这人是什么时候进屋的，是怎么钻到自己背后去的。

这不是别人，正是阿园。他刚才就是趁两人过招时，在钩影飞舞之中，施展白驹过隙功，见缝插针一下子钻到飞爪蝙蝠的背后，顺手拿了桌上的一根筷子，抵住飞爪蝙蝠的后心。“丢下爪钩，要不，刺你个穿心过！”

飞爪蝙蝠不敢违抗，只好丢下鹰爪钩。待他转过身去，看清楚站在他后面的不过是一个孩子，手里拿着根普通的筷子时，他可气坏了，呼的一拳迎头打去。这一拳靠得近，发力狠，若被击中，不将脸砸扁那才怪呢。

可是阿园闪得更快，这一拳非但没打着，而且在这一瞬间，已伸出手去，在飞爪蝙蝠脸颊上急风暴雨般打了十几个耳光，虽不很重，但也让飞爪蝙蝠眼冒金星。阿园又在他胸口上再击两掌，击得飞爪蝙蝠踉跄退了几步，恰好跌坐在桌旁的条凳上，低头一看，胸前赫然多了两个白手印：“你！”这才相信阿园的话确实不假，也领教到这个对头星确实厉害。

“好你个该死的家伙，竟然在报恩塔上留下个白手印，想嫁祸于我！”阿园怒不可遏地指着，斥道。刚才这一顿狠揍，就是给他一点教训。“这，这……”飞爪蝙蝠还想狡辩。

铁弹章脚尖一勾，地上的鹰爪钩飞起，他恰好用手接住，只看了一眼，那钩尖与报恩寺塔顶木栏杆上留下的齿印完全吻合。“别抵赖了，快说，那报恩寺的玉观音现在哪儿？”

飞爪蝙蝠看这情势，知道再抵赖也没用了，不如来个干脆：“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偷那玉观音是受人之托。偷来后，当然就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给了人家了。”

“受人之托？”铁弹章一怔，“是谁让你去偷的？”

“这人我也不认识。”飞爪蝙蝠顺手拿过桌上的酒壶，问一声，“你们要不要来一杯？”不待他们答应，自己先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，一抹嘴，说，“他是到赌场上来找我的，问我愿不愿意发一笔大财，我说当然愿意。他说，报恩寺宝塔上的玉观音能值一大笔钱。我说，那是御赐之物，就是偷出来，也没有哪一家古董店敢要。他说，他认识的一个主顾就敢要。最后谈妥，我弄到后交给他，他给我300两银子，再加两根金条。于是，我就花了一番工夫，爬到那塔上将玉观音偷了出来。为了遮人耳目，我顺便在塔上留了个白手印，也算是给你一个回报，谁叫你曾经跟我过不去！”

阿园气得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酒壶：“别喝了！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他就来拿去了玉观音，先给了我300两银子。这几天，300两银子被我输掉一大半了。还有两根金条，说好今天给送来的，可是到现在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飞爪蝙蝠不知怎么的，皱了皱眉，打了个嗝，用手捂住了肚子。

“那人叫什么名字？长什么样子？”铁弹章问。

飞爪蝙蝠没有回答，而是突然用哆嗦得很厉害的手指指着阿园手里的那把酒壶，然后就扑通一声，一头倒在地上。

这猝然之变，使铁弹章和阿园也大吃一惊。阿园一嗅手中的酒壶：“不好，这酒有毒！”铁弹章赶紧跳过去，使劲摇着脸色变得惨白的飞爪蝙蝠：“怎么回事，你怎么啦？”

飞爪蝙蝠双手捂着肚子，痛苦万分地抽搐着：“这准是，那人，偷偷来放的毒……”

阿园急忙问：“那人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子，你快说，快说！”

“他，缺了半个……耳朵，还挂着一个……十字架……”说完此话，飞爪蝙蝠头一耷拉，就再也不作声了。

三、初探险境

章老捕头下达了一道奇特的命令：凡是发现两只耳朵不完整的人，一律拘捕！

到下午，送到巡抚衙门来的耳朵上有残缺的人已有了十多个。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惴惴不安，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又不敢乱说乱动，只好瑟缩地站立着。

铁弹章两眼炯炯有神，手里转动着三颗雪亮的大铁球，那模样不怒自威。他审视着这些耳朵不全的人，觉得好像还没有找到想要找的人。就在这时，又押进一个汉子，这汉子衣着挺讲究，一脸痞子气，左耳也缺了一大块。他一进来，就骂骂咧

咧：“你们好大胆，竟敢抓我。快放我走！”

铁弹章心头一动，走上前去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不能抓你？”

那家伙气势汹汹地将脖子里挂着的一枚银十字架往铁弹章眼前一举：“看见了没有，我是教民，我是天主教的教民！”

铁弹章厉声道：“我不管你什么教民不教民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认识不认识飞爪蝙蝠？”

那家伙脸上掠过一阵惊慌，但随即就一翻眼，说：“不认识！”

“好你个刁民，分明是你买通了飞爪蝙蝠去盗取玉观音，为了灭口，也为了吞没答应给他的两根金条，你趁他不在家时，偷偷在他的酒壶里下了毒。你还抵赖。来人，给我掌嘴！”铁弹章挥手，上来几个捕快，捋起袖子就准备动手。

那家伙大叫起来：“你们敢，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教堂的主教大人会找你们巡抚算账！”

这么一说，那几个捕快果然不敢动手了。这时，从帘子后面则走出了一位师爷，走到铁弹章身边，低声说：“章老捕头，抚台大人有请。”

铁弹章来到帘子后面，那巡抚原来已在这儿听了多时了，他问道：“章老捕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铁弹章便将追踪飞爪蝙蝠的过程，以及飞爪蝙蝠临死前的话说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大人，看来，要想找回玉观音，线索就在这个带十字架的家伙身上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巡抚问。

“我要顺藤摸瓜，追查这事的幕后指使者到底是谁。”

“你看会是谁呢？”

“十有八九是教堂的洋教士，而且，那玉观音也很可能就